

我们的渤海

李明春 著



海洋出版社



序

2000年底,明春同志同我谈起他打算把过去一、二十年里写过的一些有关渤海的各种体裁和不同风格的文稿,包括发表和未发表过的整理一下,准备出版一本书,书名定为“我们的渤海”。他征求我的意见,当即我表示非常赞同。因为,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内海,又是上个世纪末十分引人关注的重点海域,尽管有许多论述渤海的自然科学专著,但还没有一本从社会或新闻角度来论述渤海的书籍,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我和明春同志相识是在70年代中,80年代初开始一同工作过。所以,对他我可以说明还是比较了解的。自他大学毕业后,从工作来说,无论是在调查船上当实验室主任,还是到机关当参谋、外事秘书、业务秘书,每次工作的变动都是工作选择了他,而并不是他个人的愿望,但他都愉快地服从了。

30多年来,明春同志给许多人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特别是干了新闻记者这一行之后,接触的人多了,认识他的人自然也就更多。每当提及他时,有人常说明春同志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而我却认为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人。不管干什么工作,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追求。他常说这样一句话:埋头工作,昂首做人,这也许是他的人生准则。所以,他才能保持个性,豁达、坦诚,为人处事无时不让人感到还有一股侠义之气。这些在他的文章中时有体现。正如古人所云:见其文如见其人。

明春同志大学时学的是海洋物理。也许是因为所学专业的缘故吧,他的文章似乎总让人感到有一种较深的科学思考,

有人说他总是用物理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新闻和文化问题，这或许就是他有所成绩的受益之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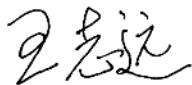
比如，1993年全国暴发流行性虾病，经过大量采访后，他认为虾病不仅是一个个案问题，而是整个近海海域的环境与生态问题，是个案问题的集中爆发性表现。因而，他呼吁对于虾病的问题应提高到环境、生态的层面去认识，应提高到若持续恶化下去将严重危害渤海沿岸的经济、社会问题的高度去认识和解决问题。在甲午战争100周年之际，他重去刘公岛。正是因为他有过当兵的经历，经过深入采访和思考，他在那片沉重的土地上写下了《刘公岛——百年大祭奠》的文章，充满激情地讴歌了中华民族海军史上的一群热血英杰。当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断流，当各种媒体都在炒作黄河断流这一事实时，他经过观察和思考，写出了视角完全不同的文章《不见黄河入海流》，阐述了黄河断流对渤海的影响。之后，出于对母亲河的崇尚，他又十分温情地写下了《我睡在黄河母亲身旁》一文，真有点出乎我的预料。对渤海的环境和海域使用现状，他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先后多次环渤海采访，写出了《谁拯救渤海》等大量文章。明春同志是个思想比较敏锐和愿意思考的人，同时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容易冲动的人，他在《哥们海》一文中写道：“有时我想本不高尚的我，却要去追求高尚，真是可笑。但我仍然坚持这样做，不为贫贱所驱使；不为权贵所左右；不为偏见所迷惑；不为世俗所干扰。所以，我相信自己有了许多朋友……。但我不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也真的把我视为朋友。”

真正能从心灵深处干扰你的人，是朋友。因为友情之外的造访可以低头不语，但对于哥们(朋友)就不一样了，哪怕是

一丁点的心理隔阂，也会使人焦灼和痛苦。因此，友情有多深，干扰也就有多深。

哥们的情绪，有了是幸运，失落是遗憾。

有人说，今后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当生命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新闻作品变成“旧闻”之后，却是可以解读历史的。从这一点来说，读一读明春同志的《我们的渤海》一书，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视角去了解渤海、认识渤海和善待渤海。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王志远' (Wang Zhenyuan),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01年9月18日

自序

这几年地球也不知怎么了，抽疯似的。不该发生的事儿反倒发生，真有点让人琢磨不透。这里不说陆上的事儿如何，单说这海洋，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搅得整个地球不得安生。为此，“厄尔尼诺”这个本来让人陌生的词，现今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近年美国人的一部电影《泰坦尼克号》似一股旋风横扫全球，让一些人有些发狂。孰不知，每年海上沉掉的船舶有多少？陆地污染了，大伙已把它当回事了。可大海呢，大海污染了怎么办？！1993年开始，我国沿海养殖区暴发了流行性虾病，使已形成的海水养殖业遭受了灭顶之灾。虾死了，接着养殖的扇贝也死了。面对各个养殖种类相继死去，人似乎有点无能为力了。谁知，近一两年全国沿海又相继发生大面积赤潮。赤潮是啥玩意，本来是新鲜的事儿，今天大伙终于也明白了。照此下去，不知道大海还要发生另外别的什么事。

是大海的脾气变坏了？我看是人类惹得海洋恼怒了。

地球只有一个，海洋也只有一个，是大伙的，谁糟践它，全人类受罪。中国人在陆地发展的进程中已吃了不少苦头。那么，在海洋开发上还要吃苦头吗？按道理不应该了。怎么办，海洋开发要进行管理。说到管理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一点点、一件件的来管，循序渐进。海域是人们开发海洋的桥头地带，最易开发，也最难管理。但最终的事实将告诉人们，未来，海洋国土与陆地国土一样的重要。

渤海是我国的内海。就像中华民族只有一条黄河、一条

长江一样，我们也只有一个渤海。渤海同样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海，中华民族海洋文化的摇篮。多少年来，我们从渤海吮吸了不知多少的营养，而忘却了对亲切母亲海的滋养和保护，有时甚至是无情或残酷地掠夺、破坏和摧残。

母亲海在呻吟，而她的子孙们有多少人能用心去听渤海在空旷的夜里低低的叹惜声呢？

我生在辽中平原，长在渤海岸边。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来到渤海岸边，看到一望无际的渤海时，那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蓝蓝的海水，蓝蓝的天，白帆点点，海鸥飞翔，红霞满天，渔歌唱晚。而今，尽管我终年驻足于渤海沿岸，可全然没有小时候的一点印象。面对渤海，我不知有多少次陷入不尽的沉思。

大海是大方的，她以财富的魅力激发人们拥有财富的愿望；大海又是吝啬的，她设置了颠簸的航道，布满了障碍的风险，使人们必须经受考验和磨练，只有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后，才能得到她的允许，叩动那财富的大门。然而，对于大海的自然规律，人类是永远也无法战胜的，在向大海索取财富时；人们不能无序、无度，否则将要受到大海的惩罚。

渤海的庶民，你们知道吗？

2000年冬，正值渤海十年一遇的海冰冰封期，我在山海关海滨，在老龙头外海，在海神娘娘庙旁的冰面，我一个人默默地俯下身亲吻了渤海的海冰。那晶莹的海冰不是咸的，几乎是无味，只有一股股冰冰的凉气顺着你的呼吸，直入你的心肺，使人顿觉清醒，顿感振奋。亲吻过后，我低声地说：请您原谅，母亲海。

那时那刻，我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智者远忧，还是一个愚者

自虑。后来，随意写下《渤海冰叹》一文。

小时候爱海，可当兵后又惧怕海。那是在我入伍后不久，随部队一起乘客船由青岛去上海。轮船驶上航道便开始颠簸。我晕船了，那时的滋味可能比死还要难受。18岁的我从心底升起一种惧怕感，是一位老舰长，听说他年轻时还是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的战斗英雄，是他把刚刚呕吐完的我抱在了怀中。痛楚难忍中，我紧闭着双眼，无力地对他低声说：“舰长，你毙了我吧。”听后老舰长火起，厉声骂道：“熊包，真没出息！”我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望着他那逼视我喷火的目光，满眼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一会儿过后，老舰长把我抱的更紧了。20个小时，他把我一直抱到了上海港。

大学毕业后，当我把从事海洋工作做了终生职业后，不知不觉我又慢慢地爱上了大海。所以，便有了后来那许多关于海的文章。

书中收集的是我近些年写的有关渤海文章中的一部分。书名定为《我们的渤海》，是出于自然地理概念的考虑。因此，便无法顾及文章的体裁与风格，只是力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记述渤海，以满足不同爱好，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依照各自的兴趣，去寻觅一点关于渤海的事与物，风与情。于此，也算我的一点欣慰。

我对渤海的了解和认识也是从星星点点开始的，记者的职业决定了我必须在渤海的海上和边缘陆岸行行走走，走的角落实在不少。旅途中的感受和经历无法细说，但长时间的接近渤海，渤海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名胜古迹、经济发展、风土人情等融为一体所形成的特有魅力熏染了我，要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地方，总会有一种责任感在支撑我，驱

使我不断地走下去、写下去。有时会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谓叹。有时面对一地会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就像我在断流后龟裂的黄河口河床上，竟会傻乎乎地自问：黄河，你为什么会山重水复而不奔腾入海？站在辽河口上，又傻乎乎地自问：辽河口，在喧闹的渤海岸边，你的土地为什么还会如此莽莽苍苍？大地默默无语，渤海默默无语。此时，只能靠来者自己的悟性了。如果来者能悟出点什么，那渤海的内涵便会哗的一声奔泻而出。

既然是行行走走的旅程，每一地每一次的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基于此，我的笔下就出现了一些关于渤海的文章。

我不敢对渤海有更多的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海上人爱谈酒，爱喝酒，我便是其中一位。虽然酒量不大，可一喝便要尽兴。因为我相信“醉其酒，现其人”。酒风如人风，酒风如文风，并引为豪爽与狭义。

喝啤酒是我的长项，每当打开啤酒瓶子时，总能给予我一点启迪和联想。晃动几下之后，猛然间打开啤酒瓶子，只见喷泄而出的白色泡沫作弧线射向空中，轻飘飘的，就像我拉拉杂杂写下的那些关于海的文章；泡沫过后剩在瓶中的是爽口的清液，仰脖倒进嘴里感到甜甜的香味，像似我某时某刻刚刚进入最佳写作状态。一口气过后瓶底剩下一点儿，北方人称之为“福根”，这“福根”我还没喝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一饮而尽。

目 次

海吟篇	(1)
闲话采访与写稿	(2)
中国地图像什么	(4)
别梦依稀牵心潮——张学良先生故里随访录	(6)
水城遐想	(9)
死过一回之后——并非题外的话	(15)
第二次手术——我的一点感悟	(18)
我与“11.24”海难擦肩而过	(21)
我被迫降在烟台机场	(24)
我睡在黄河母亲身旁	(27)
哥们海	(31)
谁说渤海无伟人	(34)
渤海冰叹	(38)
大海作证 ——记温坨子海洋站一次 20 时资料的索取	(44)
生命的瞬间 ——“中国海监 18”船长张旭光营救落水调查队员纪实	(46)
海疆篇	(49)
《北洋水师》剧外话	(50)

百年大祭奠	(56)
北洋水师兵勇王国成故里寻旧	(68)
邓世昌之死种种	(73)
自然篇	(77)
渤海的远古之谜	(78)
辽东湾河口沉积造陆百平方公里	(100)
渤海的历史港城——营口	(101)
辽河口潮沟传奇	(104)
双台子河口刮大风	(106)
今观笔架胜天台	(109)
庙岛醉君行	(111)
来自辽东湾畔的报道	(115)
今日海边人——北方沿海见闻录	(119)
· 盘锦河蟹横行大半江山	(130)
海口处女地——辽河三角洲采访记	(131)
环境篇	(140)
万亩丛林荫护辽东半岛西海岸	(141)
莱州湾不见打鱼船	(142)
渤海不见黄河水	(144)
不见黄河入海流	(145)
辽东湾西部海域发生大面积赤潮	(150)
渤海西部发生大面积赤潮	(151)
渤海再次发生特大面积赤潮	(153)
渤海海域赤潮频发	(154)
'99 渤海赤潮的前前后后	(156)
七月渤海赤潮频发, 环境生态令人担忧	(161)

谁来拯救渤海——关于渤海环境现状的思考	(161)
关注渤海	(163)
渤海在呻吟	(165)
渤海赤潮:人祸的警示	(169)
海洋石油开发是祸首吗?	(172)
水产养殖业应自省其身	(175)
治理渤海,路在何方?	(177)
渤海发生今年第一次赤潮	(179)
2000 之夏,给秦皇岛海域一个说法	(180)
血色渤海又一年	(186)
赤潮会影响渤海海产品吗?	(192)
渔网忧思录	(194)
谁能养好万亩虾,唐海悬赏 50 万元	(198)
渤海水蓝	(200)
站直喽、别趴下——'95 环渤海养虾生产采访记	(207)
西庄村的反思	(224)
海砂采挖,多头管理也要管	(226)
海砂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备资源	(229)
海砂怎么了?	(231)
残垣断壁古贝堤	(233)
昌黎黄金海岸:保护与开发难两全	(235)
出口海砂是发展经济还是出卖资源	(238)
保护海砂资源——中国海监北海总队北海区海砂 执法检查纪实	(240)
国土篇	(247)

渤海你姓什么——渤海海域使用反思录	(248)
保卫渤海——2001 渤海海域使用特别报道	(259)
醒来吧,渤海	(260)
鲅鱼圈人圈住了海	(262)
乐亭海域“乐亭”了	(266)
唐山管海三步走	(271)
盘锦:用海多多,矛盾多多	(275)
普兰店管海 实干兴邦	(278)
双台子河口自然保护区忧思	(282)
经济篇	(286)
渤海铸辉煌——记胜利油田海洋石油开发公司 ...	(287)
“'98 渤海联合执法行动”新闻录	(296)
“渤海联合执法行动”打响第一炮	(298)
大连为什么要成立海洋局	(299)
管海就要管得名正言顺	(302)
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咱这块海	(305)
救救盖州滩的文蛤	(307)
一位老渔民的遗嘱	(310)
海洋法早日出台刻不容缓	(313)
海洋管理应该管什么	(316)
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资源为代价	(319)
唐山海洋局是如何管海的	(322)
记者登上“中国海监”飞机	(324)
紧急起飞	(326)
大连市海洋监察走上轨道	(328)
攻克环保“死角”	(329)

永宁:万亩海防林发生虫害	(331)
营口海侵仍未遏制	(332)
借助行业市场撑杆,海洋环保产业起跳	(336)
队伍统一,开拓创新	
——山东搞好海洋执法大合唱	(338)
黄海口外不见打鱼船	(340)
一手抱银娃娃,一手抱金娃娃	(342)
莱州市实施近岸海域功能区划	
——推动海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344)
莱州朱家村向海侵挑战	(345)
无棣养虾生产恢复有望	(347)
贝壳砂资源该如何开发	(349)
大海上,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350)
“’98 渤海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	(352)
蓝色行动——渤海联合执法行动纪实	(356)

海 吟 篇

篇首语：一位作者这样说：现实的地球上，沧海桑田的演变却要经过痛苦的几万年，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更是如此。当它是海的时候，人最好是鱼；当它是桑田的时候，人最好是蚕。在海水已经变干，陆地的盐碱还没有洗净，还没有肥力，还很荒凉的时候，几片稀疏弱小的桑叶刚刚装点出一点儿生机，这时候的蚕，生活最为艰难，每蜕一层皮都像经过一场死的搏斗和磨难。那些在蜕皮过程中被盐碱浸死的蚕，就只好变成肥料，它的价值就是为这瘠薄的土地增添一点养分……

闲话采访与写稿

作为一名记者，日日、月月、年年都面临着种种真实的社会生活。

生活是一个万花筒，真可谓赤橙黄绿青蓝紫，变幻无穷。有时让你感到喜悦，有时感到痛苦；有时感到敞亮，有时感到困惑。经过这种种喜悦、痛苦、敞亮与困惑的交织过后，有时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曲。

作为记者，谁不希望自己写的稿子有人看，有读者？于是就刻意求精、刻意求美。但有时还真的应了一句俗语：有时苦思冥想、挖空心思写出来的稿子没人愿看，有时自自然然写了一些大实话，却有读者。自然有时就觉得奇怪、觉得委曲。但静下心来想一想，或者找几个三教九流的朋友聊一聊、侃一侃，也真觉得“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行”，这句话中包含的若干哲理。

也是一位姓“记”的朋友对我说：有时想好一个题材，想好了一些人，于是就采访。打电话联系被采访单位的宣传处或宣传科什么的。人家自然很重视，材料准备了一大叠，被采访者有的干脆照本宣科。你甚至连人家什么模样也记不清，只记得一大堆干巴巴的材料，结果自然很惨。几宿不睡觉鼓捣出来的稿子没读者。随之一种难以名状的委曲感袭上心头。可有几回，无意中记下的一些人的谈话，一些场景，稍加修饰写出来，人家却说很精彩。此君所言我颇有同感。

一次我去自由市场买鱼，和鱼贩子聊起来。三聊两聊成了朋友，以后居然跟着上了小酒馆，大碗啤酒，大块猪头肉，当

酒至昏昏然、醺醺然、飘飘然之际，这位鱼贩子便道出了好多贩鱼内幕。如何批发鱼啦，如何在秤上做手脚啦，把心都挖给了你。当时听了只觉得有意思，没觉得可以写成什么。以后又无意中和一个混码头的人聊，聊生意，聊个人，聊来聊去，他把如何宰外地人，甚至如何对付派出所、税务所都说了。因为他觉得你是可以信赖的，够哥们（他自然不知道你是记者）。类似的侃大山的事还有一些。

这些生动的素材在脑子中沉淀下来，随即便有了写作的欲望和冲动，思路也逐渐清晰了：鱼贩子也罢、混码头也罢、个体户也罢，都是改革的产物。改革不是写在文件上，登在报纸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活之中。你不能设计生活，而只能跟着生活的轨迹走。跟着生活的轨迹走，你就能得到生动的活鲜的素材。尽管生活中有些东西并不美妙，并不是按号召去发生，可这是生活。况且改革本来就没有固定模式，它带来的成功与不足，喜悦与痛苦是同时存在的，并在各色人中产生不同的心态。生活本来就是五彩缤纷，社会上的各种怪与不怪的现象正是由这不同的心态所派生出来的。

于是，我有了好多的朋友。不仅有县长、局长、社长、教授、演员等，更有工人、渔民、鱼贩子、个体户和混码头的。我不以为我是记者，而认为是这社会中的一份子。我有时感到不是在采访，而是认真生活在社会中，并不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自由市场，熟练地讨价还价，俨然是个“家庭主妇”；在小酒馆大碗喝酒，俨然是个鱼贩子；在海货批发码头徘徊，吆三喝四，俨然是个混码头的。偶遇不平或不公之事，甚至帮腔做势或帮人打官司。

无意插柳,并不是真的无意。而是说者无意,听者有意,顺其自然,贴近生活。沉到基层,沉到底层,活泼泼洒脱脱的生活便展现在你的面前。

中国地图像什么

青岛海洋节期间,由国家海洋局与青岛海洋大学共建的“全国海洋观教育基地”在青岛成立。此间关于我国海洋观教育的话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一位中学教师参观了“全国海洋观教育”展览后对记者说,我们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但热爱祖国什么呢?看了展览使我重新认识了,我们不仅要热爱祖国的陆地国土,也应该热爱祖国的海洋国土,这才是热爱祖国的全部内容。在众多的认识中有两种十分生动、形象而又富有深意的认识引起记者极大的兴趣。

姜英成,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党组成员。他说,同海洋打交道数十年,深知海洋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战略意义。但长期以来,由于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今天我们很多国民对海洋的认识非常肤浅,对中国海洋的家底知之甚少,对海洋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更是所知寥寥。他认为,这种状况与我们海洋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在世界范围的海洋竞争面前,更显得我们海洋宣传苍白无力。

很长一段时间,姜英成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海洋意识深入人心、激发人们的爱海之情。他想到了地图,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形象化的标志,不但具有权威性,而且很容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